

日記：我們分享着這故事（黎智英）

蜘蛛仔掛了「我要真普選！」巨型標語在獅子山巔，全城哄動。他把香港人的心聲掛到巔上！林夕說，美麗在獅子山這圖騰終於得到了新生。美麗有了新的意義：我們要真普選！這是自由的渴望，人性的美麗！這巨型標語在巔展開一刻，「我要真普選」的標語在社交網即時瘋傳。香港每一個人都在分享着這故事。

我在金鐘抗議廣場打臺，早上去到，義工會問我有無看過這個那個消息，給我看這照片或那video。跟着郭紹傑醒來，阿Pat、高佬、黃志偉等回來，張賢登經過，或其他人來帳篷傾兩句，每日我們都在交換，互傳資訊；全都是有關這運動的，我們無意間在分享着一個故事，同時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寫着這故事。雨傘運動創造了香港人的新故事。這不是我以前認識的香港人。這是大時代的香港人。一個抗爭把我們推向大時代。

大時代因為是手機數碼的時代。我們將手機按在運動的動脈上，我們的心怦卜，怦卜，跟着在躍跳。我們活在這故事中，沒有劇本，沒有主導，沒有英雄，每人都背負着同一個十字架：我要真普選！我們在這故事的互動中各有領悟，各盡所能。旺角早上三百人留守被清場，晚上萬多人再湧去奪回來。沒有人呼籲，沒有人領導，故事在因果效應中發展，隨着良知的訴求出發，簡單自然，一擊即中。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目標：「我們要真普選！」

分享這故事的人都在留守着抗爭的「廣場」，無論你是否在現場。看那次林鄭取消學生會談，金鐘之前留守在現場的人不外一、二千。第二天晚上金鐘廣場跑來十一、二萬人。這些都是在外面留守的人趕到現場來的。在手機社交網絡的世界裏，外面留守的人趕到現場會合不外三十分鐘。時間和地域差距幾乎消失了，三十分鐘內警察未行動他們就趕到了。例如那天萬多人一齊重奪旺角，沒有策劃，是每個人直覺互動促成的自律，簡單，迅速有效，又井井有條的行動。

策劃做得到這樣的組織，做不到這簡單迅速重拳一擊的張力：一下子旺角就從警方手上奪回來了。而且，領導者有很多考慮，要是優柔寡斷，這重奪可能未開始已被自己打敗了。「我絕不肯一世活着做鶴鵲，最多移民。但要我放棄家園，我一定同你死過。我不似父母因為九七移民，他們有兒女負擔無辦法，我沒兒女沒負擔點解唔同你博到盡？」二十八歲的阿森跟我說。這是年輕人的心聲，這運動是他們的故事。

「你畀我假普選，你侮辱我，我不可能在虛假和凌辱下生活！」阿致二十一歲，茶餐廳廚師，留守旺角。那天到金鐘來跟我聊天，他說政府無貨交他不會走，抗爭到底，失敗最多**移民台灣**。他說這大是大非時刻才看到這些保皇黨的嘴臉有多醜陋，全無是非黑白，給這樣的人管治更不可想像？這樣的故事在繼續，運動不會完。

是的，醜陋、虛假、無恥的嘴臉，還有黑社會暴力，為甚麼出來撐假普選、反佔中的人都是這種貨色？反觀佔中人士，和平、自律，你來踩場只是同你唱生日快樂歌，馬路廁所整潔。畢明告訴我，有個大隻佬，赤裸上身，胸口掛着條黃絲帶，是，是用扣針穿過肌膚將黃絲帶掛在心口上，凌晨四點走去金鐘洗擦男廁。他默不作聲，洗擦乾淨了就走。

就是這樣的人參與和支持着雨傘運動。每個以行動參與，作出犧牲，知道是理所當然的，正義崇高的精神的昇華就是救贖。試想像一下這個畫面：一個大隻佬用扣針拮穿胸口掛上黃絲帶，在幽暗的凌晨四點咬住牙根，大力洗擦廁所的畫面有多powerful！張力之大幾乎沒有自我救贖精神是辦不到的。

明仔告訴我他以前只知道打機、返工、去wet過日子，沒想過生活意義。有好日子過，還談意義，太奢侈了吧！突然平地一聲雷，雨傘運動從天而降。金鐘人群，旺角的鬥爭，這些畫面突然令阿明開竅了。他從打機的暗房裏抬頭看到前途的盡頭閃出一點光，人生突然有了希望。希望的昇華令他有被救贖的感覺；人生突然有了意義。人生的意義是我們的救贖！這雪球在滾動着，看清楚的人越來越多，民心所向，雨傘運動成為了全民運動！

阿嫻是裁縫，二十三歲，她問我運動有無可能發展到，真普選爭取的過程中，政府有差池，就有五十萬市民湧出來佔領街道幾天。每一次佔領爭取到儘管只是一點一滴，就是幾寸的布料，我們都要抗爭到有足夠布料做件合身的普選衣服穿。有人罵我說這衣服是洋服，你是洋走狗！阿嫻說，我就是不想做走狗才出來抗爭。是的，民主是「洋服

」，但這衣服是我穿尿片時就開始穿了，我不可能下半世轉穿你們的衣服。沒有資訊自由的人，與我們這些資訊自由如空氣中長大的人，自由民主概念的體積一定大有分別，怎能硬要我穿你給我剪裁的衣服！

是，民主自由是洋服，我寧願做穿這洋服的「走狗」，也不要當極權專橫霸道奪走我們普選權利的強盜的走狗！看看這些愛字頭，張溶，一些官員的面貌夠醜陋。理敗氣衰仍在死撐，也必然只有這個模樣。

他們哪像我們理直氣壯！阿嫻說。當對方用上黑社會勢力，我知我們最後會贏。連黑社會勢力都用到，你的道德底線在哪裏？這種沒有道德，純粹機械式鬥爭的集團再龐大其實也不可怕。

幾百人來圍堵《蘋果日報》阻撓出版那晚，葉一堅說都是收錢來做嘢的。不可怕，如果是為理想而來圍堵才恐怖。

雨傘運動我們在追求實質的普選，以前是我們的權利，現在被奪走了，這是我們追求的理想，這運動有這麼大的張力也是這個原因，因為有理想崇高的道德力量。

黎智英